

●卷一

汉孔安国字安国，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，恭帝名德文字德文，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，乃至北史慕容绍宗、冯子琮、魏兰根，南史蔡兴宗、唐郭子仪、辛京果、戴休颜、张孝忠、尚可孤、孟浩然、颜见远、田承嗣、田承绪、张嘉贞、宇文审、李嗣业，皆以名为字。

王羲之子徽之，徽之子桢之；王允之子之，之子肇之；王晏之子昆之，昆之子陋之，三世同用之字。胡母辅之子谦之，吴隐之子瞻之，颜悦之子恺之，两世同用之字。

太史公父名谈，故《史记》无谈字，《季布传》改赵谈作赵同。范曄父名泰，故《后汉书》无“泰”字，郭泰、郑泰皆改作太。李翱父名楚金，故其所为文皆以今为兹。韩愈为李贺作《讳辨》，持言在不言征之说，故父名仲卿未尝讳焉。晋曹志者，植之子也，奏议武帝云：“干植不强。”不讳植字。三国之时犹不讳其君，《吕岱传》张承与岱书云：“功以权成。”是斥孙名也。

文王可以为文君。张衡赋“文君为我端蓍”是也。北狄可以为蛮，《史记匈奴传》“猥狁羶粥居于北蛮”是也。二典可以为谟，马融曰：“夏击鸣球，载于虞谟。”注：虞谟，舜典是也。《尧典》亦可谓之《唐书》，《吴陆抗传》“靖譖庸违《唐书》攸戒”是也。韶可以为禹乐，《史记》“禹兴九韶之乐”是也。三王亦得称帝，《史记夏纪》帝桀是也。献俘不独人也，物皆可以为俘，俘，取也，《书》云“俘厥宝玉”是也。毛不止于自乞也，与人亦可称毛，《前汉广川王越传》：“尽取善繒毛诸宫人”注：毛，遗也。贿不独赂也，赐皆可以为贿，《书》“贿肃慎之命”是也。诊不止脉也，视物皆可以为诊，《后汉王乔传》“尚方诊视舄”是也。饷不止饮食也，赠皆可以为饷，《魏文纪》注“以诗赋饷孙权，徐孝穆有答饷镜诗”是也。城邑亦可谓之币，《赵世家》“冯亭以城市邑千七币吾国”是也。称誉亦可谓之荐，《伯夷传》“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”是也。

龙不独以譬君德，凡有德者皆可以龙言也。诸葛亮、嵇康皆号卧龙。孔融荐祢衡云：“龙跃天衢。”袁宏赞武侯云：“初九龙盘，雅志弥确。”《樊英传》注：安帝征隐士策文云：“使难进易退之人，龙潜不屈。”许劭、许虔，汝南平舆（音预）人，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。唐乌承舆与兄承恩亦号辕门二龙。阴舆谓贵人曰：“亢龙有悔，以譬外戚之家。”如此之类甚多，然则龙不止于君德矣。

父命得为敕，后汉樊重焚卷，诸子从敕是也。叔可称大人，疏受封疏广云

“从大人议”是也。母亦可称大人，《前汉淮阳宪王传》云：“王过大人亦解”；后汉范滂就诛，与母诀曰“大人割不忍之恩，勿增感戚”是也。父可以称圣善，杨修答曹植书有圣善之教，注谓武帝也。人臣亦可称万岁，《马援传》“援酺酒享军士，军士皆伏称万岁”是也。上父母寿可称万寿，潘岳《闲居赋》称“万寿以献觞”是也。屋之高严通谓之殿，《前汉霍光传》“鸱鸣殿前树上”、《黄霸传》“郡国上计长吏一辈先上殿”是也。白事丞相亦可谓之奏事，《魏相传》“带剑奏事”是也。造谒人亦可谓之朝，《司马相如传》“临邛令日往朝相如”是也。人臣得言垂拱，薛宣自言“垂拱蒙成”是也。人臣得言端拱，谢孚言“端拱啸咏”、谢鲲言“端拱庙堂”是也。人臣得言谅暗，《山涛传》武帝诏云“山太常虽居谅暗”是也。人臣得称“圣君”、“贤君”，晋曹摅，一县号曰圣君；《薛宣传》“属县各得贤君”是也。

大禹之后，二世已失邦矣（启太康）。周公之后，五世已杀君矣（伯禽、孝公、炀公、幽公弟浞，杀幽公自立）。成汤既没，则有大甲。周家四世昭王、五世穆王。汉高祖一传而有吕后，唐太宗一传而有则天。自古未有如本朝七圣相承，而天下太子，国家无事也。

《前汉循吏传》云：“宣帝自霍光薨后，始躬万机，厉精为治。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而下，各奉职而退。”夫五日一听政，前史以为美谈。今朝廷每日御殿，日几昃乃罢，可谓勤劳过于昔人矣。唐文宗锐意于治，每延英对宰臣，率漏下十一刻。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，乃命辍朝、放朝皆用双日。

汉高而侮人，骂詈诸侯如骂奴耳，见《魏豹传》。此豹所以叛汉也。又《张耳传》：张敖为赵王，高祖过赵，赵王旦暮自上食，体甚卑，有子婿礼。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，赵相贯高、赵午乃有柏人之谋。夫高祖固英主，然好骂，害事如此。

周昌以汉高祖比桀纣，高祖不以为罪。壶关三老以汉武帝比瞽瞍，而武帝为之感悟。可谓大度之主也。

高祖时，彭越无显罪而醢之，与纣脯鄂侯何异。《郑当时传》：高祖既得天下，令诸故项籍臣，皆名籍拜为大夫，当时之先郑君者独不奉诏，乃逐郑君，使臣名其故君之名，野哉！

杨子云称文帝之德曰：“罪不孥，宫不女，馆不新，陵不坟，德则如此矣。”至如从代有天下，封宋昌为壮武侯。吾窃小之，以为有天下者，天命也，何人力之私焉。及观《齐王传》，朱虚侯章亲斩吕产，而东牟侯兴居入清帝宫，帝追恨二人，尝欲立齐王，乃黜其功，割齐二郡王之。二人自以失职夺功。章先死，兴居遂反。夫以昌尝劝而封之，章兴居常欲不立我而黜之，帝不弘矣。至于露台惜十家之产，身衣曳绋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。而尝赐邓通钜万

，又赐铜山，使得铸钱，亦未得纯为恭俭也。

《郊祀志》：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，并海上北至碣石，巡自辽西，历北边至九原，五月复归于甘泉。百日之间，周万八千里。呜呼！其荒唐甚矣。

宣帝诏书好言祥瑞，元帝诏书好言灾异。宣、元，父子也，时代相接，不应灾祥如此陡变，亦各系其好尚如何耳。吾尝疑宣帝时，凤凰等不应如此之多。但有一瑞，即形之诏令，大者肆赦，小者犹赐爵牛酒。殆有承望意旨，希求恩泽而为之者，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。

汉光武之世，三公多见罪黜。侯霸为司徒，荐阎杨，以素有讷议，帝疑有奸，大怒，赐霸玺书云：“崇山幽都何可偶，黄钺一下无处所，欲以身行法耶？将杀身以成仁耶？”朱浮为大司空，帝衔之，免后因司徒冯勤燕见，乃言浮以戒之，以为死生吉凶未可知（见勤传）。韩歆为大司徒，以直言免归田里，帝犹不释，复遣使宣诏责之。司隶鲍求固请不能得，歆及子婴俱自杀。歆素有重名，死非其罪。后欧阳歙、戴涉相代为大司徒，皆坐事下狱死。自是大臣难居相位矣。（见《侯霸传》）

光武时，法理严察，职事过苦，尚书近臣至乃垂朴牵曳，群臣莫敢正言。申屠刚谏不纳（见《申屠刚传》）。以封邱城门小，欲达侍御史（见《虞延传》）。王、梁、孙咸以讷为三公（见《方术传》）。桓谭、郑与皆以不为讷废之终身（见本传）。建武、永平之间，吏事刻深，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（见《循吏传》）。左雄言九卿位亚三事，自明帝始有扑罚，皆非古典。韦彪于章帝朝上疏，以世承二帝之后，多以苛刻为忠。陈宠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，遂除钻钻诸惨酷之科（各见本传）

唐太宗性急，其召马周于常何家，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，以此见其性之急也。太宗自以三王以来，拨乱之主莫已若，故轻天下士（见《虞世南传》），自谓朕为人主，兼行将相事（见《张行成传》）。为立太子，投床取佩乃自向（见《长孙无忌传》），刑坐入者无辜，坐出者有罪（见《刘德威传》），唐失驭臣之术矣。代宗之于元载，纵之至于已甚，乃赫然发怒，加以大戮，妻子并死，又发其祖父冢，剖棺刑尸。若能驭之于初，岂至是欤。

按《张镐传》：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，号内道场，讽具闻外，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。唐室下衰，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。

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，唐太宗作《威风赋》赐长孙无忌，可观其量矣。

《唐太宗本纪》：“太宗于建义以来，交兵之处，各为碑铭以纪功德。”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。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，于安国寺立圣政碑，李绛深陈其不可，宪宗从之。杨在官清白，吏请立石纪德，曰：“事益于人，书名史氏足矣。碑颂者，徒遗后人作丁石耳。”隋泰王俊卒，王府僚佐请立

碑，文皇亦曰：“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，何用碑为？若子孙不能保家，徒与人作镇石耳。”

待士大夫有礼，莫如本朝。唐时风俗，尚不美矣。《张加贞传》：姜皎为秘书监，至于杖死。《张九龄传》：周子谅为监察御史，以言事杖于朝堂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，刺史有罪，五品已上系劾，六品已下杖然后奏。玄宗时，监察御史蒋挺坐法，朝决于朝堂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，当杀之不辱也。士大夫服其知体。

汉亦轻杀人矣，有秦之遗风。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，武帝始欲勿诛，而公孙弘争之，遂偃族。夫始则以为不诛，至于诛也，止其身可也。而遽灭之，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。

《杜周传》：周为廷尉，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，吏所增加千有余万，此武帝时也。《唐旧史万国俊传》：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，一杀三百人。则天喜，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，仍遣五使，分诣诸道鞠流人。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，得加荣贵，乃竞以杀人为事，惟恐后之。刘光业杀九百人，王德寿杀七百人，其少者咸五百人。不杀狄仁杰，而容苏安伯，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。

旧史《张易之传》：朱敬则之谏，大为丑诟，而则天劳之，赐彩百段。至于戮害诸李、自戕其子以恶其母，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，以配当上卫士。其悍鸷亦无比焉。

灵帝之时，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。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，而帝识其忠。廷拆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，虽权贵恶之，不过为汉阳太守耳。

光武时，尚书令甚卑。申屠刚未有官，征为侍御史，迁尚书令，以直谏失旨，出为平阴令，乃其证也。肃宗时，尚书令甚重。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，帝擢为京兆尹，乃其证也。

唐重内官，见《倪若水传》。玄宗时天下久平，朝廷尊荣，虽自公官擢为方面，皆自谓下迁。若水为汴州刺史，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，饯于郊，谓之登仙，恨不得为驺仆。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，方镇所取无艺，而京师禄薄，自镇方入八座，至谓口权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，家人仁艮降之晚。崔甫为吏部员外郎，求为洪州别驾，使府宾僚，有忤意者荐郎官，当迁阁台者皆以不赴取罪，故李泌以为外大重内大轻。

东汉之定民籍，颇若劳扰，今之造户口簿却不如此也。按《后汉江革传》：“每至岁时，县当按比，革以母老，不欲摇动，自在辕中兑车，不用牛马，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。”注云：按验以比之，犹今貌阅也。夫人而阅之，至于妇人之老者皆行，则劳扰可知矣。

汉时妇人封侯，萧何夫人同封为侯，樊哙妻吕须封临光侯是也。晋时妇人有谥，虞谭母卒谥曰定，柏温母卒谥曰敬是也。妇人有称卿之例，山涛谓妻曰：“我后作三公，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？”杨素妇郑氏性悍，素忿之曰“我若作天子，卿定不堪作皇后”是也。按《晋令》，升朝官皆封妻为县君，不甚以为贵，以其多也。按《晋外戚传》：杜妻裴氏，恭皇后之母，以后之贵，封高安乡君，孝武追崇为广德县君，晋时县之贵如此。

汉时射策、对策，其事不同，《萧望之传》注云：“射策者，谓为难问疑议之书于策，量其大小，署为甲乙之科，列而置之，不使彰显。有欲射者，随其所取得而择之，以知优劣，射之言投射也。对策者，显问以政事经义，令各对之，以观其文词定高下也。”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，谒见问策，探得不孝字，刺史亏曰：“辟士为不孝耶？”答曰：“今为忠臣，不得为孝子。”亦射策遗法耳。

《新书唐传》：永淳中，突厥围丰州，崔智辩战亡。朝廷议弃丰州、保灵夏。休上疏争之，以为丰州控河遏寇，号为襟带，土田良美宜耕牧，秦汉以来，常郡县之，隋季丧乱，不能坚守，乃迁就宁庆，始以灵夏为边，唐乃募大实之，西北一隅得以完固，今而废之，则河傍之地，复为贼有矣。高宗言至于今日，灵夏又在虏中。举此观之，中国之地比唐削矣。

古之人君，即位一年则为棺，至汉预造陵。《晋索传》：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贡赋，三分之一供宗庙，一供宾客，一供山陵。”武帝享年长久，茂陵不能容物鸟，而文帝又自作庙矣。所谓顾成庙、德阳宫之类是也。古之天子七月而葬，汉则异此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，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，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，惟哀帝最久，亦止于一百五日而已。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崩于未央宫，乙巳葬霸陵，是崩后七日便葬，何其速也。丁未太子即位，是文帝崩后九日，葬后三日，太子方即位，又何缓也。

今之兴师讨虏之费，疑不若汉之多也。按《前史贾捐之传》：“伐羌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余万。”《后汉段熲传》：“熲上言云：永初中，诸羌反叛，十有四年，用二百四十亿。永和之末，复经七年，用八十余亿，费耗若此，犹不诛尽。熲又因讨羌上言云：本规三岁之费，用五十四亿，今通期年，所耗未半，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。”又按本传：“颍后平羌费四十四亿也。”今之与夷狄最多者，岁才百万尔，亦不若汉之多也。按《后汉袁安传》：“窦宪以塞比地空，欲立降人为北单于，而安上封事争之云：且汉故事，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，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。今北庭弥远，其费过倍，是乃空尽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”

《杨仆传》：“士卒暴露，连岁为朝会不置酒。汉以伐羌之师在外，乃为

之不置酒，其恤士卒仁心如此。”《梁冀传》：“桓帝诛冀，收其财货以充王府之用，减天下租税之半，散其苑囿以业贫民。”夫桓帝，季末中才之主也，尚能以民为心如此。

《唐许景先传》：“开元十三年，玄宗自择刺史十一人。”永叔《集古目录》：“明皇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，赐以丁宁之戒。”守令之官，天子自择，其爱民也如此。

汉时印绶，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矛史服之也。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绶，既罢则解之，故三公辈上即绶也。按《后汉张奂传》云：“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。”银即印，艾即绿绶也，谓之十要者，一官一佩之耳，印亦不甚大。淮南王曰：“方寸之印，丈二之组是也。”晋时妇人亦有印绶，虞潭母赐金章紫绶是也。

汉初米石至万钱。昭帝时谷石五钱。王莽时米石二千。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。献帝时谷一斛五十万，豆麦一斛二十万。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，则唐明皇米斗五钱不足言也（黄巢时，米斗三十缗。鲁灵守南阳，米斗五十千，有价无米）。

汉时官职，不主于迁。夏侯婴有大功，无它过，自高祖为沛公时，婴为大仆，又事惠帝吕后，迄文帝时只为大仆。扬雄亦曰：“旷日持久，积数十年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也。”

汉时俸钱少而米多。贡禹拜谏议大夫，秩八百石，俸钱月九斗。式百人拜光禄大夫，秩二千石，俸钱月万二千。盖宽饶为司隶校尉，俸钱月数千。《外戚传》注：中二千石，实得二千石也。中之言满也。月得百八十斛，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。言二千石者，举成数尔，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，一岁凡得千八百石，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，一岁凡得千四百四十石。而腊日所赐甚厚，封侯之入甚丰。《何敞传》注：汉官仪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，牛肉二百斤，粳米二百斛，特进侯五十万，卿十万，校尉五万，尚书二万，侍中将大夫各二万，千石六百石各七千，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，以为祀门户直。《货殖传》：秦汉之制，列侯封君，食租税岁率户二百，千户之君则二十万。《匡衡传》：衡封乐安侯，为乐安侯，卿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，衡又益四百顷，收其租谷，何其多也。百官公卿来注，汉制三公号称万石，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。其称中二千石者，月各百八十斛。二千石者，百二十斛。比二千石者百斛，千石者九十斛，比千石者八十斛，六百石者七十斛，比六百石者六十斛，四百石者五十斛。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，三百石者四十斛，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，二百石者三十斛。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，一百石者十六斛。光武即位，二十六年正月诏有司增百官俸。注云：《续汉志》曰：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

，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，二千石月百二十斛。比二千石月百斛，千石月八十斛，六百石月七十斛，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，四百石月五十斛。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，三百石月四十斛。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，三百石月三十斛。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，百石月十六斛，斗食月十一斛，佐史月八斛，九诣受俸钱谷各半。两京之俸大略相同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，东京减为八十斛。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，东京减为五十五斛。西京为多，东京为少。而范晔云：“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，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。”必别有所据，不知其详焉。

丞相封侯，自汉公孙弘始也。三公封侯，自魏崔林始也。以灾异策免三公，自东汉马防始也。三公在外，自张温始也。唐自武德以来，三公不居宰辅者，惟王思礼一人而已。

汉兴封侯，虽自公孙弘始，然更春乃得封，故平当以冬月为相，止赐关内侯也。关内侯大率三百户。又按《董贤传》：“赐爵关内侯食邑。”岂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？至光武时，三公封侯无更春之例，《侯霸传》曰：“汉家旧制，丞相拜日封为列侯。”东汉之末，三公不复封侯，惟灵帝即位，大傅陈蕃封高阳乡侯，食邑三百户，蕃不受封。

张敞乘余冬治絮舜，王温舒恨冬月不展，诸葛丰以春夏系治人，在位多言其短。王莽时春夏斩人，百姓震惧。据此则汉刑必以秋冬，得无留狱滞事乎？

唐时掌选，升黜百官，高下由手。卢承庆典选校百官考，有坐渭运溺舟者，承庆考中下以示之，其人不愠也。承庆曰：“非人力可救。”考中中，其人亦不喜也。承庆曰：“宠辱不惊。”乃考中上。

封侯或以地名，或以功名，或以美名，无定制也。按《史记卫霍传》：如苏建为平陵侯，卫伉为宜春侯，此用地名也。天子曰：嫖姚校尉去病，比再冠军，封为冠军侯；赵破奴再从骠骑将军，封为从骠侯，此用功名也。《汉书》：张骞为博望侯，取其广博瞻望；霍光封博陆侯，注云：博大也，陆平也，取其嘉名，无此县也。后汉彭城王始赐号灵寿王，此用美名也。

汉将多以酬金失侯，其故何也？考《史记平准书》：武帝方事夷狄而系羌越，下式上书愿父子往死之。帝侯下式，赐金六十斤，田十顷，以风天下。天下莫应，而列侯百数，皆莫求从军击羌者。故于宗庙之尝酬时，使少府省诸侯所献之金，斤两少而色恶者，王削县，侯免国焉。盖缘诸侯之不应从军，武帝忿焉，乃设此法。故坐酬金失侯者百余人，而尊式为御史大夫。

汉时凡有戍役，调民为之。《贾谊传》：淮南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，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，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。魏相为河南太守，征下有司，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，遮大将军霍光，自言愿复留一年，以赎太守罪。注云：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，若今之卫士，更番分守诸司也。

●卷二

东汉县令，皆自署主簿，往往用其土人，如王涣为考城令，而署仇览为主簿是也。亦操杀伐，如张升以郡纪纲守外黄令，论杀贼吏是也。

今律计赃云：一尺以上，在汉则以金计之，《匡衡、薛宣传》所谓十金是也。《刑法志》：文帝以笞五百代斩左趾，以笞三百代劓刑，然笞人多死。景帝元年减五百作三百，三百作二百，犹尚不全。中六年又减三百作二百，二百作一百。又定捶令以竹为之，长五尺，本大一寸，末薄半寸，皆平节，先是捶人之背，至此着令笞其臀，又不得更一人，笞者方全，至今遗。

汉士志操，亦有后人不可及者。公孙弘非贤者也，暮年为三公。武帝东至沧海，北筑朔方之郡。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，以奉无用之地。主父偃小人也，游学四十余年，见斥于诸侯，最后献书阁下，而首谏伐匈奴，以武帝好大喜功，锐意于武事。而二人者乃正论如此，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，不可同日语也。

东汉之士，风节最高。宦者朱方有宠，而郎中审忠请加夷族，以答灾异。张让方用事，而郎中张钧请斩十常侍以消寇贼。以桓帝之庸昏，五邪之暴横，而韩演为司隶，奏左罪恶，自杀；又奏且瑗几恭臧罪，瑗上印绶，诏贬为都卿侯，卒于家。

前汉平当作相，以冬未封侯，至春，元帝召侯之，当以病不受。后汉张湛，帝强起为大司徒，湛至朝堂，遗失溲便，自陈病笃，遂罢之。晋蔡谟迁司徒，曰：“我若作司徒，将为后世所哂。”虽得罪放废，终不肯拜也。郑袤迁司空，天子临轩遣使就第，袤辞让至于十数，云三公当上应天心，苟非其人，实伤和气，不敢以垂死之年，累辱朝庭，讫不受命。观四人者，岂肯若元稹交结中官，大为岐路，以经营宰相者乎。

东汉韦豹字季明，司徒刘恺云：“当选御史。”令豹宿留，豹曰：“选荐之私，非所敢当。”乃跳而走。唐韦澳，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，讽其兄温令澳谒己。温归以语澳，不答，温曰：“元裕端士，若轻之耶？”澳曰：“然，恐无呈身御史。”此人者，必不肯干进求举矣。

唐太宗宠巢玉妃，生曹王明，欲立为后，赖魏郑公谏而止，是妻弟妇也。武后乃太宗才人也，而高宗立以为后，所谓“陷吾君于聚”也。杨妃先嫁寿王，而玄宗召纳禁中，为寿王别聘韦诏训女，此与新台之恶何异焉。

《五代史晋安重荣传》曰：祸之来也，阴必惑之，以至于败。方重荣之叛于成德军也，镇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，长数十尺，重荣将叛之前一日，张弓彀矢，仰竿杪铜龙之首谓左右曰：“我若必有天命，则当一发而中。”果中，左右即时拜贺。后终于斩首添颅焉（重荣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，每谓人曰

：“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宰，有种耳”）。又汉李守贞叛于苏州，尝会将佐，守贞执弧矢遥指一虎氏掌图曰：“我若有非常之事，当中虎舌。”一发中之，左右拜贺，守贞亦自负焉。终于举家蹈火，王师于烟中获其尸，断首函之（守贞又欲作炮石，无炮竿子，无何，上游泛一筏至，其木悉可为竿子，以为神助焉）。南史张敬儿自叙梦云：未贵时，梦居村中，杜树高数千丈。及在雍州，又梦杜树直上至天，以此诱说部曲，白云贵不可言。其妻尚氏亦曰：“吾昔梦一手热如火，而君得南阳。元徽中梦一髀热，君得本州。建元中梦半体热，君得开府。今复举体热矣。”敬儿有异志，终为齐武帝所执伏诛。此皆《五代史》所谓“祸之来也，阴必惑之”也。

祥瑞之不可凭也，止以唐事验之。肃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蚀，七月癸未日蚀，既大星皆见，而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，上制《玉灵芝诗》。又霖雨累月，京师墙宇多坏，漉鱼道中，是岁玄宗、肃宗俱崩，则玉芝者不足为瑞矣。代宗即位八日庚午夜，西北有赤光亘天，紫微渐移东北，弥漫半天，而九月甲午，华州至陕西黄河清彻二百余里，是岁吐蕃犯京师，大驾车陕，则河清者不足为瑞矣。永泰二年，自春旱，至六月庚子始雨，而丁未日重轮，其夕月重轮也。七月洛水泛溢，人颇被害，而大庙二室芝草生，十一月获赤兔，十二月慧星见，则日月轮重、芝草、赤兔又不足为瑞矣。夫一岁之中，灾祥并出以为祥瑞与，则安得有灾，故吾以为祥瑞不可凭也。

相之不可凭也。《南史庾革传》：庾家富于财，食必列鼎，又状貌丰美，颐颊开张，人皆谓必为方伯。及魏克江陵，以饿死。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，面甚尖危，纵理入日，竟保衣食而终。唐柳浑十余岁，有巫告曰：“儿相夭且贱，出家可免死。”浑不从，仕至宰相。魏朱建平善相钟繇，以为唐举许负何以复加，然相王肃年逾七十，位至三公。肃六十二终于中领军。史氏以为蹉跌。故吾以为相不可凭也。《南史》：徐陵八岁属文，十三通庄老，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死。陵仕至太子少傅，年至七十七。《唐孔若思传》：孔季珣擢制科，授校书郎，陈子昂尝称其神清韵远，可比卫。而季珣终于左补阙。使徐陵夭而不寿，季珣遂至显官，则人遂以为风鉴之验矣。吾以此知风鉴之不可凭也。

《左传》：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。梓慎曰：“将水。”叔孙昭子曰：“旱也。”是岁果旱。《管辂传》：徐季龙取十三种物着大篋中，使辂射云：“器中有十三种物。”遂一一各名之，惟以梳为枇尔。以梓慎之知天，而以旱为水；以管辂之善射，而以梳为枇。世间悠悠之说，皆不足信尔。

阴阳之说，似可信又不足凭。按后唐李克用讨幽州，占云：“不利深入。”克用不从，果为燕师所败。此可信也。庄宗之入汴，司天监云：“岁时不利

，深入必无成功。”庄宗不从，乃自此有天下。此不足凭也。

天下之言葬者，皆宗郭璞，所谓《青囊书》是也。今之俗师必曰：某山某水，可以求福，可以避祸。其说甚严，以为百事纤悉莫不由此。按本传：璞母卒，卜葬地于暨阳，去水百许步。人以近水为言，璞曰：“当即为陆矣。”其后沙涨，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。末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。敦举兵，璞忤敦意，收璞诣南冈斩之。使吉凶寿夭信皆由墓，则璞所择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，得非固有定数而不可移耶？璞犹如此，则俗师之说不足信也。《范晔、郭躬传》后云：吴雄不问葬地，而三世廷尉；赵兴不恤忌讳，而三叶司隶；陈伯敬动则忌禁，而终于被杀。此说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挛矣。

昔人不以白为嫌，郭林宗遇雨，中一角垫。注云：今国子同生服盥（吕洽切）以白纱为之。晋谢万着白纶巾，山简着白接，皆不嫌白也。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置柩中，至用楮带木笏。王死，刘焯以〈尸羊〉把麈尾置棺中。昔人未有此禁忌耳。

《刘焉传》：有张陵者，谓之米贼，即今俗谓张天师也。真诰有张生白亦是也。本传注：张修为太平道，张角为五斗米道，法亦略同。为人祷病，为书三通，一上之天着山上，一埋之地，一沉之水，谓之三官。贞诰有被考于三官者是也。注云：实无益于疗病，小人昏愚，竞共事之。后角被诛，修亦已。

鬼神之于人，但侮其当死者耳，以正御之，亦无如人何。《南史萧惠明传》：吴兴郡界卞山有项羽庙，相承云：“羽多居郡厅事，前后太守不敢上，惟孔靖字季恭居之无害。”惠明为太守，谓纪纲曰：“孔季恭尝为此郡，未闻有灾，”遂盛设筵榻接宾客。数日见一人长丈余，张弓挟矢向惠明，既而不见。因发背旬日而卒。萧琛字彦瑜，惠明从子也。传云：吴兴郡有项羽庙，土人名之为愤王，甚有灵验。逐于郡厅事安床幕。（以下原书缺）

晋王坦之非时俗放荡，著《废庄论》。裴以王衍之敝，著《崇有论》。江以放达不羁者，道之所弃也，著《通道崇俭论》。虞预以阮籍裸袒，比之伊川被发，所以胡虏遍于中国，以为过衰周之时。而范宁亦以王弼、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，云一时之祸轻，历代之罪重；自丧之衅小，迷众之愆大也。桓温北伐，瞩目中原曰：“使神州陆沉，百年邱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。而衍为石勒所害，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尚玄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。”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释氏，有持经拜僧者，视此亦可戒矣。

佛果何如哉，以舍身为福，则梁武以天子奴之，不免净居之祸；以庄严为功，则晋之王恭修营佛寺，务在壮丽，其后斩于倪唐；以持诵为获报，则周嵩精于事佛，王敦害之，临刑犹于市诵经，竟死刃下。佛果何如哉？佛出于西胡，言语不通，华人译之成文谓之经，而晋之诸君子甚好于此。今世所谓经说性

理者，大抵多晋人文章也。谢灵运翻经台今尚存焉。唐传奕谓佛入中国，儿幻夫，摸象庄老，以文饰之。姚玄宗治令其说亦甚详。《霍去病传》：“破匈奴获俗屠祭金天人。”注：祭天以金人为主，佛徒祠金人也。师古曰：“今之佛像是也，其后休屠王太子归汉，以金人之政赐姓金氏，即日也。”据此则前汉时佛像已入中国矣。凡今之佛像，皆祭天之主也。宜乎其盛也，有天助焉尔。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为佛，于是遣使天竺国图其形像。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术，为浮屠斋戒祭祀，诏还赎缣，以助伊蒲塞之盛饌。注：伊蒲塞即优婆塞也。《陶谦传》：笮融（笮侧格反）大起浮屠寺，作黄金涂像，裕佛设饭。《前汉西域传》：塞王南君宾塞种分散，往往数国，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，皆故塞种（塞先得反）。捐毒即身毒天竺也。《后汉裴楷传注》：浮屠即佛佗声之转耳。《史记大月氏传》：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。按《后汉西城传》：天竺一名身毒，今浮屠像袒肩赤足，此卑湿暑热之验也。又云：其民乘象以战，今浮屠像亦跨象云。

唐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《晋书》，于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许敬宗、中书舍人来济、著作郎陆元仕、刘子翼、前雍州刺史令狐德、太子舍人李义府、薛元超、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，分功撰录，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主，参考诸家，甚为详洽。然史家多是文咏之士，好采诡谬碎事，以广异闻。又所评论，竞为绮艳，不求笃实。由是颇为学者所讥。惟李淳风深明星历，善于著述，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，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，及陆几王羲之四论，于是总题云御撰。余以为史之失自陈寿始。观《吴志诸葛恪传》载题驴谢马事，乃知《晋史》冗记有自来矣。晋张辅云：“司马迁叙三千年事，惟五十万言。班固叙二百年事，乃八十万言。故谓固不如迁。”自昔史氏所书两人一事，必曰语在某人传。《晋书》载王隐谏袒纳奕棋一段，几二百字。两传俱出，此为文烦矣。吾观《魏志》管宁注，胡昭脱晋宣帝于死，而口终不言，以为贤于丙吉。又观晋载记《慕容超传》，呼延平之活超也，与丙吉事正相类，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，故奄奄如此，可为长太息也。《晋书隐逸夏仲御传》：史臣欲效太史公乐书文章，而不知笔力短弱，乃失事情，使人读而觉之为可笑也。许迈当在《隐逸传》，而以缀王羲之之后，失次矣。

霍光之隘，王音之直，于《前汉五行志》见之。唐张仲方驳李吉甫，本传虽不见字迹，观《郑乡困传》李绛之言，亦可见其侧媚之一端也。

蔡邕以“致远恐泥”为孔子之言，李因以“其进锐者，其退速”为出于老子，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，皆援引之误也。前汉叙传述武纪外博四荒。按《书》“外薄四海”，则“博”为误矣。《魏高堂隆传》：隆潜谏太子，犹之未远是用大简。按《诗》是用大谏，则“简”为误矣。后汉怀挟，字都作协

，如《方术传》云：“怀协，道艺是也。”《胡广传》：“议者剥异。”合作“驳”字。《朱浮传》：“保宥生人。”合作“佑”字。《王充传》：“乳药求死。”合作“茹”字。

吴雄之葬，巫医皆言灭族，此亦文之病也。彼巫医何预葬事，谓之墓师何也？

《刘恺传》：陈忠上疏荐恺，言臣父宠前忝司空。忝岂可施于父乎？此范氏不择之罪。韩信等上高帝尊号曰大王陛下而不择臣；陈平、周勃请文帝即天子位，称臣而曰大王足下，此皆言之不顺也。

霍光以廷尉王平、少府徐仁狱死，谬刑也。杜延年以吏民上书言使宜有异者，或抵其罪，滥罚也。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于罪，忤心也。萧望之以韩延寿声名出己而杀之，其后乃自杀，阴祸也。

观《魏文帝纪》注细字数板，自许芝说符瑞，汉帝逊大位，曹丕上章下令，虚辞饰说，往来纷纷，三尺童子犹知其诈，况欲欺天下后世乎？当是时御史中丞司马懿已在劝进之列也。

观《李诉传》，平蔡之功，奇伟如此，其得李，虽待以赤心无疑，然固亦捐死以徼幸也。而平淮西碑，乃抑与诸将等，欲裴度专美，儒者见偏，而言不公如此。以退之之贤，不免此蔽也。

《孝惠纪》注引《食货志》：黄金一斤直万钱。乃知汉金之贱也。今金两有直万者，则汉金一斤，如今一两价矣。高祖善家今之言，赐金五百斤；罢医不使之治疾，赐金五千斤；使陈平为反间，捐金四万斤。使其价不贱，安得如是之多哉。唐时金必贵，太宗以于志宁、孔颖达能谏太子，各赐金一斤，帛五百匹。沈存中云：“古之一斤，今四两余也。”然则一两之直，亦二千五百也。

惠帝时，十五税一。文帝十二年，诏赐农民租税之半，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税。汉之裕于财可见矣。

武帝大搜，一为搜逾侈，一为搜奸人。征和元年之搜，闭城门凡十五日，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。武帝之举措暴虐如此。当时在廷无一人谏者，信乎国之空虚也。

庾信《马射赋序》：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。”此乃王勃之所祖述。庾信《文盛墓铭》云：“授图黄石，不无师表之心；学剑白猿，遂得风云之志。”此乃杜牧之所摸放也。

《荀子礼论》云：“郊止乎天子，而社至于诸侯，道及士大夫。”释者云：“道，通也。言社自诸侯通及大夫士，皆得祭门及行也。别本《史记》道或作啻。”司马贞注曰：“啻音含，苞也。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。”杨伯京注

《荀子》辨之云：“当是道误为蹈，传写又误以蹈为舀耳。道变而为蹈，蹈变而为舀。今《史记》直作函字，音含矣。”一字而四变也，义训随而不同，则六经中如此者想不可胜计也。故尝谓学者当阙疑，而不可字字求解也。

《诗》：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。鲁侯戾止，言观其旗。”《左传》：“丙之辰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虢，取虢之旗。鹑之贲贲，天策享々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”“旗”字从“斤”，以《诗》与《左传》验之，合音“芹”字，“芹”、“畿”声相近，故后人相承呼之讹矣。《论语》：“君子之道焉可诬也。”按《汉书薛宣传》作“焉可怩也”。释者训“怩”为同义，亦似直不知孰是。魏高贵乡公三老五更，注：蔡邕《明堂论》云：更应作叟，叟长老之称，字与更相似，书者遂误以为更。嫂字女傍叟，今亦为更，以此验之，应为叟也。指踪青作纵（此处疑有脱字），非也，《周礼》：“地官有迹人。”注：迹人，言迹知禽兽，是亦踪迹之义尔。

杜子春天资刻薄人也，吾以为不如郑玄之宽厚。大司徒五党为州使之相，子春释云：“当为纠”。谓纠其恶。玄则不然，只读如本字云：“谓礼物不备相给是也。”

王弼注《易》：“鼎折足，其形渥凶，以为沾濡之形也。”《新唐史元载赞》以为刑劓。《广韵》：屋 卩音屋，又音握。郑玄《周礼注》：劓诛谓所杀不于市，而以适甸师氏。

察事为廉，其义亦经而易晓。《汉高帝纪诏》云：“廉问有不如吾诏者。”注：师古曰：“廉，察也，字本作黏，其音同耳。”《杨彪传》：“曹操使人廉之。”《华佗传》：“曹操大怒，使人廉之。”注皆曰察也。

陈平封曲逆侯，《汉书》无别音。《文选》载陆士衡《高祖功臣颂》：“曲逆宏达，好谋能深。”注：曲，区句反，逆音遇。

《霍去病传》：“诸宿将尝留落不耦。”注：留谓迟留，落谓坠落。今世俗多作流落，据出处合作“留”字。

《新唐史》好用“叵”字，魏晋间已用之矣。《魏吕布传》：“布指刘备曰：‘是儿最叵信者。’”《晋书》：“一犬吠形，群犬吠声，惧于群吠，遂至叵听。”

《尚书》与尚食、尚公主同，而世俗相承以平声呼，误矣，见《张耳传注》。朝请，音才性反，非请说之请也，见《成帝纪注》。

汉高祖父太上皇，前史不载其名，《后汉章帝纪》：“祠太上皇于万年。”注名，它官反，一名执嘉。《高后纪》载高祖母曰昭灵后。

管仲谓之管敬仲，出《左传闵公元年》。子产谓之子美，出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》。原宪字子思，出《史记》。张宗字诸君，杜茂字诸公，《陈忠传注

》。施延字君子，出《后汉书》。四皓名氏乡里可见者，园公姓园名秉，字宣明，陈留襄邑人，常居园中，故号园公。夏黄公姓崔名廓，字少通，齐人，隐居修道夏，号黄公。陶潜作《圣贤群辅录》云：“出皇甫谧《高士传》。”杨雄所称李仲元者，名弘，出《蜀秦宓传》。郑子真名朴，严君平名尊，出《前史王贡两龚传注》。伯乐姓孙名扬，字伯乐，秦穆公时人，出《庄子马蹄疏》。庄周字子休，出《列子》。音计然，危盖师也，姓辛氏，字子文，或曰计研，或曰计倪，出《史记索隐》。杜康字仲宣，出魏武《短歌行注》。楚狂接舆姓陆氏，名通；师旷字子野，并出《庄子疏》。伯夷弟也，夷齐谥也，见《论语疏》引《春秋少阳篇》。

●卷三

孔子为文宣王。隋长孙览祖雍为大师，亦谓之文宣王。唐苏向、白居易、韦湊、韦叔夏、马怀素、褚无量、刘子玄、刘知柔、卢从愿、权德舆、三超、令狐楚、崔融皆谥“文”，惟韩退之为韩文公，独显焉。李翔为李文公，又次之。父子有同谥者，唐邱和父子同谥曰“襄”；韦肇三世同谥曰“贞”。兄弟有同谥者，唐刘子玄兄弟同谥曰“文”。晋王导谥“文成”，与张良同。本朝范希文谥“文正”，与唐崔甫、阎立本、牛僧儒同。欧阳永叔谥“文忠”，与唐韩休、裴度、颜真卿、石晋、卢质同。徐祜善谥“忠懋”，与唐武元衡同。戾太子非美谥也，而宣帝以加其祖。吾以为太子之死，与幽厉之恶有间，固可以迁就而为之隐。孟子以为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，与夫自谥者异矣。

贺姓本庆氏，汉安帝父讳庆，贺纯改焉，见《晋贺循传》。束姓本疏氏，汉二疏之后也，王莽之末，疏孟达避难，乃去疏之匹鸟，见《束皙传》。马姓出于赵氏，晋赵奢破秦军，号马服君，子孙由是以马为氏，见韩愈《绛州刺史行状》。诸葛其先葛氏，本琅琊诸人，后徙阳都，阳都先有姓葛者，故以诸别之，见《诸葛瑾传》。河南征崇本姓李，遭乱更姓，见《程秉传注》。孟尝君姓田名文，封于薛，其后为薛氏，《吴书》薛综是也。魏张辽本聂壹之后，以避怨变姓。蜀简雍本姓耿，幽州人，谓耿为简，随意变之。稽康本姓奚。唐宪宗改淳于氏为于。灌夫本姓张，其父张孟为灌婴舍人，故冒灌氏姓。夏侯婴之子孙随外家姓孙氏。贾谧，韩寿之子也，随外祖姓贾氏。京房本姓李，推律自改为京氏。员半千其先姓刘，慕伍员之为人改为员氏。王莽娶王咸之女，以为姓各出别。晋陈矫本姓刘氏，出养于姑，改姓陈氏，而刘颂以女嫁矫。人或议之，颂曰：“姚虞陈田，同出舜后，而世皆为婚礼，律不禁也。”

《汉书》：彻侯避武帝讳，改作通侯，言功德通于王室也；后汉改作列侯，列者言序列也，出《高祖纪注》。茂才异等，本是秀才，避光武讳也，出《光武纪注》。办严辨装也，避明帝讳改之，出《吴汉传》。叔孙通，《楚汉春

秋》名何蒯通，《史记》名彻，避武帝讳改之，然亦可以谓之叔孙何蒯彻也。刘元海者，刘渊也；戴若思者，戴渊也；石季龙者，石虎也；韩擒者，韩虎也，皆史氏之避唐讳也。

岭南郡县近世人物为少。汉后，陈元，梧州人。蔡伦，桂州人。唐冯盎，高州人，以南粤降高祖，封为越国公。张九龄，韶州人。姜公辅，爱州人。《北梦琐言》：相国刘公胆，其先讳景，连州人。赵观文，桂州小（一本有蒋子）军也，状元及第。

福建人好文学，自唐常袞为观察使、欧阳瞻为诸生始也。《蜀秦宓传》：本无学士，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，于是蜀学比于齐鲁。

《汉前地理志》：“燕蓟风俗，宾客相过以妇侍宿；嫁娶之夕，男女无别，反以为荣。”此史之诬也。虽云太子舟之遗风，独无召公之余俗耶？使燕蓟士君子观此，得无不平乎？《吴志薛综传注》：“薛兼字令长，清素有器宇，资望故如上国，不似吴人。”然则吴人异乎此，皆遣辞之过也。

楚地何其博大也，按《货殖传》则今之徐州沛县及陈州等西楚也。自徐州以东至海州、扬州是东楚也，江南、湖南、两浙是南楚也。

昔人之贱庶出也。孙坚五子，而《吴史》载其四，仁，庶出也，史芟之。《陈武传赞》曰：陈袁将家，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，拔萃出类，不亦美乎？然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人，而贱妾之子文最贤，于是以文为太子，所谓孟尝君也。

天下无穷者，才智也。陈平尝出六奇以佐高祖，至吕氏之颛，平燕居深念，恐祸及己。而陆贾教之交欢太尉，又为之画吕氏数事。平从之，卒诛吕后。则贾之智谋又在陈平之右矣。方刘晏之治财谷，一人而已。自晏之死，赋入益耗。顺宗将李巽为使，莅职一年，校其所入，如晏最多之年，明年过之，又明年增一百八十万缗。而程屏之计校又精于巽。自治财谷之才以观之，是刘晏不及李巽，又不如程屏也。

东晋简文帝昱，自穆帝至废帝三朝房阿衡之地，更事不为不多，至有天下，则为庸主。后蜀季寿其佐李雄号为贤相，征伐四克，辟国千里，至其有国，酷虐奢侈，再世而亡。乃知能为臣者，未必能为君也。

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又问天下钱谷出入几何？勃谢不知。问陈平，对各有主者。上称善，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。张安世子千秋，霍光子禹，具为中郎将，将兵随范明友击乌柏还，谒大将军。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，千秋口对兵事，画地成图，无所已失。光复问禹，禹不能记，曰皆有文书。光由是贤千秋，汝禹为不才，叹曰：“霍氏世衰，张氏兴矣乎。”言各有主者，而勃自以为不如；禹言皆有文书，而光以卜霍氏世衰，何也？曰：大臣

职在知要，小臣职在知详也。

魏相为扬州刺史，善丙吉之言，期于大用，为霁威严；翟方进为吉兆尹，纳胡常之说，恐犯连贵戚，少弛威严，二君可谓为外物所移矣。晋王宏为汲郡守，有殊绩。石鉴上其政术，武帝褒诏赐谷，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，无复能名，更为苛碎，赎罪免官。此为褒诏赐谷所个呈也，故人莫若自信之为贵也。

《魏徐邈传》：卢钦谓往者毛介、崔琰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永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；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放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若徐邈可谓自信者也。

人心苟定，则于外物也何有。吾观徐尔之避曲木，不如吴□隐之不饮贪泉也。隐之子及孙为群县者，常以廉慎为门法。胡威父子清慎，羊祜亦九世清德，乃知检身奉法，亦须自其父祖以来，盖其闻见渐染已不同矣。有大德功，方可享天下之福，福不可过享也，福过则灾生。晋何曾无他功德，致位三公，性好奢侈，其子劭，亦有父风，一日之供，以二万钱为限，太官御膳无以加之。劭兄子绥，亦奢侈过度。至永嘉之乱，何氏灭已无遗焉。

前汉韦平世为宰相。后汉张纯、张奢，刘恺、刘茂，袁安、袁敞，王龚、王畅，父子为司空。□为司徒，子拂为司空。李为司徒，子固为太尉。杨震子秉，秉子赐，赐子彪，四世为太尉。

荀爽自被征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。邓禹为大司徒，封侯，食万户，年二十四。公孙弘六十以贤良征，山涛四十为郡功曹，其后二人亦皆至相辅。

宰相，人所欲也，汉武帝时屡诛宰相。公孙贺泣涕不肯拜，以前有死也，既拜后果族灭。死，人所恶也。唐武后杀害李宗，许王素节追赴都，道闻遭丧哭者，谓左右曰：“病死何可得而须哭哉？以前有非命也。”至龙门驿被缢焉。

李栖筠，史以为魁然有宰相望，喜奖人善，而乐人攻己短。天下士归，所重不敢有所斥，但称贺皇公。代宗数数欲相之，惮元载辄止。仕至御史大夫，其子吉甫相德宗，善谋谟。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，有机略。此三人者，萃于一家，亦盛矣哉。陆逊、陆机、陆抗亦三世，班超、班固、曹大家亦一家。又韦贯之父肇为中书舍人，累上疏言得失，为元载所恶，左迁京兆少尹，久之改秘书少监。载曰：“肇若过我，当择善地处之。”终不肯诣。贯之为长安丞，或荐之京兆尹李实，实书其名于笏曰：“与我同里，素闻其贤。顾识之而进于上。”或者喜以告曰：“子今日诣实，而明日受贺矣。”贯之唯唯，亦终不往。韦澳中宏辞科，十年不调官，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，讽令谒己。澳不往，答曰：“恐无呈身御史。”澳者，贯之之子也。一门三世清风如此，皆谥曰“贞”。贯之卒相宪宗，肇、澳后来仕宦皆显，肇几相代宗，澳几相宣宗。

杜佑以阖门保李藩，然卢杞亦尝以百口保朱Γ矣。

杜黄裳决意用崇高丈有功。王导决意用羊鉴乃败绩，讥当斩刑。此用人者之相戒也。

王允矫性屈意以附董卓，卓亦推心不生乖疑，而卒谋诛卓者，允也。温峤谬为王敦设敬，综其府事，干说密诛以附其欲，而卒能败敦者，峤也。

兵家胜负，多出偶然，无定算也。谢玄以八千人当苻坚百万之众，其势疑不敌也。若坚阻淝水而阵，必保万全。惟其麾军却退，众乱不能止，故败。世谓玄能走坚者，此耳。桓温伐蜀，败于笮桥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误鸣进鼓，于是攻之，李势大溃乃降。世谓温能平蜀者，此耳。

匈奴人多马众，韩安国传平城之围，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数所。《匈奴传》：匈奴围高帝于白登，精兵十万骑，西方尽白，东方尽龙，北方尽骊，南方尽骑。《霍去病传》：卫霍伐匈奴，杀获甚多，然两军出塞，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，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，而后不复击匈奴，亦以马少故焉。

蜀为险固，然守非其人，最为易取。秦伐蜀十月取之，后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，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。

武帝时，严安上书云：“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，略秽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。议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”《吴顾雍传注》：孙权时，沿边诸将各欲立功立效，多陈便宜所掩袭。权以访雍，雍曰：“兵法戒于小利。此等所陈，欲邀功名而为其身，非为国也。陛下宜禁制之。”吾尝以为天下本无边事，皆生于小人之徇私计而忘国家之忧。严、顾之说，人主宜书之座右，以自儆焉。

武帝曰：吾欲云云。汲黯曰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”上变怒色而罢朝。公卿皆为黯惧。上退，谓人曰：“甚矣！汲黯之戆也。”当是之时，武帝之心如何？李泌对德宗言卢杞奸邪，以杨炎罪不至死，而齐杞陷之，是其一事，德宗曰：“杨茨视朕如三尺童子，有所论奏，可则退，不可则辞官，非特杞恶之也。”夫有言于上，以身为去就，此人臣之高节，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。魏郑公、刘洎之事太宗，俱好谏争。郑公以身后一言之谮，仆碑停婚。刘洎亦以褚遂良诬奏赐死，不得辨明。岂非平时亦有所积，一旦缘事发之易乎？此韩非所以为《说难》也。

吾读《子思子》，乃知孟子之刚难以趋时，然固有师也。子思见老莱子，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，老莱子曰：“君子事君，将何以为乎？”子思曰：“顺吾性而以道辅之，无死亡焉。”老莱子曰：“不可顺子之性也。子性音刚，而傲不肖。又且无所死亡，非人臣也。”子思曰：“不肖固人之所傲也。夫道事君，道行言听，则可以有所死亡；道不行，言不听，则亦不能事君

，故无死已也。”老莱子曰：“子不见夫齿乎？虽坚固，卒以相磨。舌柔顺，终以不敝。”子思曰：“吾不能为舌，故不能事君。”

荀卿何为非孟子，曰：“夫以周公为不恭不俭，以尧舜为非禅，则宜乎其非孟子也。”

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扬子云在长安素贫约，比岁已甚，亡其两男，哀痛不已，皆归葬于蜀，遂至困乏。雄为中散大夫病卒，贫无以办丧事，以贫困故葬长安。安子弃其坟墓西归于蜀。此罪在轻财通人之蔽也。”谭之论如此。

文中子事迹，略见于《唐书王绩王勃传》。文中子为隋蜀郡司户书佐，大业末弃官归，后卒。门人薛收等谥之曰“文中子”。绩，其弟也。文中子二子曰福时，福时仕唐为雍州参军。勃乃福时之子也。勃杀人，福时坐勃左迁交趾令。勃往省，度海溺水卒。勃兄元、剧，万岁通天中以诛死。勃、元、剧，时号“王氏三珠树”。

韩退之晚年遂有声乐而服金石药。张籍《祭文》云：“乃出二侍女，合弹琵琶箏。”既而遂曰：“父疾日浸加，孺人侍药汤。”白乐天《思旧》诗云：“退之服硫黄，二病讫小痊。微之谏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”退之尝讥人不解文字饮，而自败于女妓乎？作《李传士墓志》，切戒人服金石药，而自饵硫黄乎？

龚胜一出涉世，虽归老矣，而逼于王莽征召，年七十九竟以饿死。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脱祸，故父老哭之曰：“薰以香自烧，膏以明自销。龚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也。”东京高凤自言本巫家，下应辟召，作与寡嫂讼田以自污。此范曄所以独称之，以为与屈原委体涧沙、嵇康鸣弦揆日相远矣。然凤尚有泛迹，彼埋灭光影，与俗沉浮，使人不得而窥者，又何得而称耶？

《后汉董扶传》：诸葛亮问秦宓以扶与任安所长，宓曰：“董扶褒秋毫之善，贬纤介之恶。任安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。孔子曰：‘恶称人之恶者。’而扶有褒贬焉，亦异乎专称人之恶者乎？安比于扶则长者矣。”庄子曰：“与其誉尧而非桀，莫若两忘而闭其所誉。”盖夫长短之相形，毁者誉之对也，然则任安亦未为醇焉。

贾谊曰：“夸者死权，夫权有可死之道焉。”唐王鉞共方玄宗奢纵之时，剥下奉上以得主心，至兼领二十余使，贵震天下。杨国忠忌之，终于赐死。刘晏以宰相干天下财，兼铨管，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恶，刺史有罪，五品以上辄系劾。六品以下杖然后奏。既而杨炎权晏光诛后诏。此二人者，皆权大盛以贾祸也。使其无权，则上不忌、下不怨，故曰：“权有可死之道焉。”

陆逊，吴丞相。逊子抗，吴大司马。抗子机为晋成都王，隶大都督，统军二十万。机以三世为将，道家所忌。后粟军败被谮，父子兄弟皆死。唐杜审权

位至相，子让能位至大尉平章事，让能子晓，朱梁时为礼部尚书平章事。让能赐死，晓为乱兵所杀。《五代史》云：“三世为相，道禁大盛也。”

晋周𢇇营救王导，不令导知。其后王敦欲诛𢇇，竟导无言，谓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，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也。夫有德于人不使人知，乃长者之事，而获报如此。

秦王见韩非《孤愤》、《五蠹书》曰：“嗟乎！寡人得见此人，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汉武帝见相如《子虚赋》曰：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。”二君者虽用人不能终，然亦可谓知文好士之主也。

奉天之诏，人多感泣；望春之誓，士卒多泣下（《杨惠元传》），而神策将士至皆不饮酒。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，徒以二语出于恻怛，而使人如此，乃知人君之易与为善也。

贾谊上疏文帝云：“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。使顾成之庙，称为大宗。”夷文帝犹在也，遽言其没，而庙号大宗。又云：“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弱子，将使不宁。”似非人臣所当言也。虽当时君臣不以此为嫌，然窃意迁就而为之辞，亦无害耳。张释之不忍言发掘园陵，而云取长陵一 A 土。与谊同时人也。

魏高贵乡公推尊少康优于汉高祖，燕之慕容盛称商太甲，以伊尹事同夷羿，而周公为诈。其臣初虽与之辨，而终皆屈服，又誉其说之是。乃知逼于一时之势，以白为黑，雷同诡随，奚所不至也。

索潜遣子说刘曜曰：“若许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”曜斩其子，而刘聪戮于东市。王衍说石勒称尊号以自免，而有排墙之厄。然则方此之时，中国之乱，夷狄之盛，岂惟其君之才弩下。至于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，则其尊卑再世奴隶，亦有以也。

《前汉于定国传》：东海有孝妇，养姑甚谨，夫死无子，而不肯嫁。姑不欲累妇，自经而死。姑女诬妇杀之，官乃曲成其狱。定国争之，太守不听，乃抱狱具哭于府上，因辞病去。太守竟杀孝妇。郡中枯旱三年。后太守至，而定国白之，乃杀牛祭孝妇，大雨岁熟。《后汉孟尝传》：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，姑年老寿终，而夫女弟诬妇鸩之。官竟其罪。尝言其枉，太守不听，尝哀泣门外，因谢病去。太守竟杀孝妇，郡中遭旱三年。后太守至，尝具陈其冤，乃刑讼女而祭妇冢，大应澍雨，谷稼以登。二事尤相类也。

羊祜凿墓，陶侃决指，二人正相反。王戎好聚敛，自执牙筹，昼夜计算，世谓膏盲之疾；王衍口不言钱，谓阿堵物，二人正相反。王坦之作《废庄论》，阮籍作《达庄论》，二人正相反。《废庄论》诋讥子休，而多窃其言，操戈入室，此文章之最病也。

楚幽王，春申君之子也。秦始皇，吕不韦之子也。曹操，夏侯氏之子也

（桓帝时，宦者曹腾养子嵩。嵩，夏侯氏之子。夏侯恃之叔父生曹操，于仁为从父兄弟）。晋元帝，小吏牛氏之子也（恭王妃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，所谓牛继为黄）。

前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，号万石君。严延年母号刀石严姬。后汉冯勤曾祖杨宣帝府有八子，皆为二千石，号万石君。秦彭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，三辅号万石秦氏。

汉有小杜律。郭传躬父弘习小杜律，杜周之子延年亦习法律，故对父言小唐有小杜公。杜审权与杜俱为将相，而尤显，故世号审权为小杜公。杜牧之号小杜，亦以对老杜言之也。古有三李杜：李固、杜乔，李膺、杜密，李白、杜甫也。

唐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号为“四杰”，然不多〈讫辛〉。卢校颖川而死，王溺南海而死，骆乃亡命，杨终盈川。今后汉王逸子延寿，字文考，作《灵光殿赋》者也，年二十四，溺汉江而死。《文苑传》：赵壹长揖司徒袁逢，生哭河南尹羊陟，报书责皇甫规，时人皆谓之屈，然仕不过县令。才大俊而器度狭，皆非远到之人也。

吾尝以四岳为一，通二十二人之数，而或者疑是四人。按《显宗纪注》：三公一人为三老，次卿一人为五更。《后汉礼仪志》：养三老五更之仪，先吉日司徒上大传若讲师，故三公人名，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，次一人为更。以此推之，四岳亦是一人，但择当时大臣之贤者居之，无他人也。《显宗纪注》又云：五更知五行者，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？书内有百揆，四岳若以为四人，则百揆亦须为百人矣。

人多言黄叔度若万顷波，澄之不清，挠之不浊。按本传乃千万顷也。东床坦腹，人谓之睡，按《羲之传》，乃食也。写经换鹅，人皆谓之《黄庭》，按本传乃《道德经》也。一斑窥豹，人皆谓之棋，《献之传》乃蒲也。烂柯人皆谓之棋，《东阳记》乃鼓琴而歌也。范张鸡黍，按本传：张劭白母，请设饌以待范式，无鸡黍事也。

《仇览传》：“为蒲亭长，化不孝子陈元。”谢承以为阳遂亭长，化不孝子羊元。地名、人姓皆不同。《唐史来齐传》：宣城石仲览。《高智周传》：江都石仲览。《百官志》：平章事自李靖始。《郭正一传》：自正一始。史籍异辞，何可胜计。

或疑褚先生为褚大，非也。按《儒林传》：褚大，董仲舒弟子也。《平准书》：褚大为武帝使。而褚先生者，哀、成间人也。《孝武帝纪注》：褚先生名少孙，为汉博士。

●卷四

曹植《七启》，言食味云：“搯芳莲之巢龟。”张勃《七命》，言食味云：“丹穴之雏凤。”虽欲称盛饌，而二者似非庖厨物也。

大抵作文字须识忌讳，笔如椽。王撰哀策谨议也，纶绋引棺索也。《天球河图》，赤刀大训，非吉礼所陈也。士大夫有名华国，出《周礼注》，言宝玉，及大丧陈之，以华国也。

章表奏对不可訾赵广汉。按《会要》：本朝广汉之后也。

纸字从系，{氏巾}字从巾。蔡伦未造纸以前，以帛为纸，所谓竹帛也。《贾逵传》：肃宗以简纸经传各一通与逵。注：竹简及纸也，此纸亦帛耳。《伦传》云：自古书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，缣贵简重，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。伦，桂阳人，而宅在耒阳县。有舂{氏巾}石臼尚在。

齐隋妇人施幂覆。幂覆，全身障蔽也。唐永徽以后，皆用帷帽拖裙，到颈渐为浅露，若今之盖头矣。先是妇人犹乘车誉丁，唐乾元以来，乃用兜笼，若今之檐子也。《唐志》载咸亨寺敕云：“多着帷帽，遂弃幂覆；曾不乘车，别坐檐子。”

今之肩輿，正是以人代畜也。《周礼》：司徒有卜犂，以人免，夏后氏二十人，商人十人，周人十五人，然只以载任器耳。东汉阴丹见阴就左右进犂，丹笑曰：“吾闻桀驾人车，岂此耶？”注：《帝王纪》曰：“桀以人驾车。”唐王求礼谏武后亦云：“自轩辕以来，服牛乘马，今犂以人负，则是以人代畜也。”

《高祖纪注》：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，陛下，群臣严至尊之意也。若今称殿下、传下、执事，皆此类也。

谓人为明公、阁下之类，亦可谓之高明。《孔融传》：李膺为雍融曰：“高明必为伟器。”又曰：“高明父子祖与仆有旧恩。”亦可谓之第下，张浩谓元显为第下。明公亦可谓之仁公，温峤书与陶侃，谓侃为仁公。明府亦可谓之明庭，《张俭传》：李笃谓毛钦曰：“虽好义，明庭今日载其牛矣。”贤相亦可谓之贤宰，《左雄传》论曰：“陈蕃秉处称贤宰。”

伪汉刘牟长（音敞）尊南海为昭明帝，衣以龙凤。太祖开宝中削去伪号，易以一品之服。真宗祥符四年，封五岳为帝，太子服袞冕御朝，发册遣使，仪卫甚盛。或云：“四渎封王，二水官封王，而海为大海岳，等尊也。海之不帝王，阙典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南海之帝为倏，北海之帝为忽，海谓之帝尚矣。”

阳城欲裂裴延龄之麻，乃有奸人蹈其迹以疑世。昭宗相李蹊，而崔昭伟不便之，讽刘崇鲁掠其麻而哭之。人君不可不察也。

退之诗好押狭韵累句以示人，而不知重叠用韵之病也。双鸟诗两头字，孟

郊诗两奥字，李花诗两花字。

欧阳永叔称梅圣俞《河豚诗》云：“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飞杨花。河豚当是时，贵不数鱼。”以为河豚食柳絮而肥，圣俞破题便说尽河豚好处，乃永叔褒赏之辞，实不尔也。此鱼盛于二月，柳絮时，鱼已过矣。

唐穆宗时，户部尚书杨于陵云：“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，岁八百万。今口十余炉，岁八十五万。”元六年，东南岁铸钱二百七十五万，只梧州元丰监岁铸十五万，已当长庆时天下之数矣。

唐宣宗时，兵部侍郎蒋伸判户部，兵部侍郎夏侯孜作监铁转运使，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户部六典，出于唐令所遵用。然别曹兼判，亦唐故事也。蒋伸判户部奏事，伸三起上三留之，唐时贰卿犹有坐礼。

《新唐史》：“韩退之，邓州南阳人。”退之，南阳人，而非邓州也。或云是怀州界人。《史记》曰：“起攻南阳大行道绝之。”注：徐广曰：“此南阳河内洛武是也。则退之修武人也，以为邓州，误矣。”

汉龚胜、邴汉之乞骸骨，诏谓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。时胜为光禄大夫，汉为大中大夫，特诏行道舍传舍，如今之驿舍也。

昔时文字未有印板，多是写本。《齐宗室传》：衡阳王钧尝自手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。“巾箱五经”自此始也。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，宰相冯道、李遇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，刻板印卖，朝廷从之。是虽在乱世，九经传播甚广。至周广顺中，蜀毋昭裔又请刻印板九经，于是蜀中文字复盛。

天子八宝，其二曰受命宝，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也。今言玉玺者，传国玺也。秦始皇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，面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曰：“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”方四十剑钩五龙盘。秦灭传汉，历王莽，为元后投之于地，遂一角缺。后传至石季龙，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又刻其旁为文云“天命石氏”。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，至后唐帝王从珂隳以自焚。石晋再于受命宝曰“受天明命，惟德永昌”。契丹又盗而取之。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宝，其一以“皇帝承天命受之宝”为文，其一以“皇帝神宝”为文，冯道书之。今所用乃威所作宝也。神宗朝有使虏者，见虏王国传玺诗云：“一时制美宝，千载助兴王。中原既失守，此宝归北方。子孙宜慎守，世业当永昌。”

或问荷节之说，答曰：按《后汉冯衍传注》：文帝初与郡守始为铜虎符、竹使符，分持其一，以为瑞信。《傅奕传》：“范津为汉阳太守，与奕合符而去。”《前汉司马相如传》：“剖符之封。”注云：“白藏天子，青给诸侯。”岂非以白合青乎？《文帝纪》：“符使符，以竹箭五枝，长五寸，铠刻篆书，第一至第五，各分其半，右留京师，左予郡守。”岂非以右合左乎？《汉高帝纪注》：“节以毛为之，上下相重，取象竹节，因以为名。将命者持之以为

信。”《后汉光武纪注》：“节所以为信也，以竹为之，柄长八尺，以牛尾为具既三重。”冯衍《与田邑书》：“令以一节之任，建三国军之威，岂持宠其八尺之竹，牛之尾哉。”

庾信《柳遐墓铭》：“西中郎，岳阳王以绿车之重，临西河之牧，敕用君为本州理中，寻迁别驾。”理中即汉治中也。自治中迁别驾，则别驾高于治中矣。”

汉时尚坐席也。《史记灌夫传》：“魏其侯为寿，独故人避席尔，余半膝席。”如淳注：“以膝跪席上也，其衣冠则类今之道士。”《杜钦传》：“小冠子夏是也。”所谓布衣韦带之士，皆未仕之服也。《后汉周盘传》：“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。”注：“以韦皮为带，未仕之服也。未仕则服韦带，仕则服革带，故解之。”《隋何相传》：“□□以来，皮弁有纓而无笄。”导稠曰：“此古田猎之服也。”今服入朝宜变其制，弁袍象牙簪自导稠始也。又从省之服，初□□曰：“此乃晦朔小朝之服，安有人臣谒帝，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？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。”由此观之，则载弁曳绶，隋朝尚如此耳。

东晋犹乘车。王导短辕犊车，长柄麈尾是也。《唐刘子玄传》：古大夫以上皆乘车，以马为服。魏晋后以牛驾车。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，则御史劾治。唐时士庶亲迎，犹盛服冠履乘骆车。

今之衣半臂，非礼之服也。魏明帝常着帽被缥绫半袖，杨阜问帝曰：“此于礼何法服也。”帝嘿然不答。自是不法服不见阜。《光武纪》：更始诸将服妇人衣，诸于绣屈《注：书无屈字，《续汉书》作衤屈，并音其勿切），三辅吏士莫不笑之，或有畏而走者。注：《前书音义》云：“诸于，大掖衣也，如妇人之衣。”杨雄《方言》云：フ其短者，自关之西谓梳衤屈。郭璞注云：“俗名衤屈掖。”据此则是诸于上加绣衤屈，如今之半臂也。

周武皇帝初服常冠，以皂纱全幅向后袱发，仍裁为四脚。今之幞头，正是此遗法耳。

周宣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官人皆黄眉墨庄，所谓牟公黄以此软。

《马周传》：品官旧服止黄紫。至周建白三品服紫，四品、五品绯，六品、七品绿，八品青。高宗朝八品、九品服碧，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带，四品深绯金带，五品浅绯金带，六品深绿银带，七品浅绿银带，八品深青瑜带，九品浅青瑜带，庶人服黄铁带，非庶人不得服黄。武后朝改佩鱼作龟。《崔承庆传》：佩龟者，盖防征召之诈，内出龟以合之也。亦有金银铜之异。中宗府依旧佩鱼，《董晋传》：唐式朝臣皆服绫袍，五品以上金玉带，所以尽饰以奉上也。

今之更点击钲，唐六典皆击钟也。大史门有典钟二百八十人，掌击漏钟。

后汉南海贡荔枝，桓帝时唐羌上疏罢之。唐贡蜀中荔枝，卢仝诗“天子初尝阳羨茶”。是时当未知七闽之奇。

《嘉话录》载崔造事：赵山人言造合得刺史，今月某日敕到，必先吊而后贺。造心惧，敕到之日，乃造私忌日。洪州府僚皆赴慰焉。唐时私忌日犹受吊慰。

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，闻举将丧弃官归；唐杜审言为崔融所奖引，融死，审言为融服缞麻；裴佶与郑余庆友善，佶破，余庆为行服，士林美之。

观题壁可见其文章，观公文可见其政事。杜子美《石砚诗》注：“平侍御者，可见其尤长于诗也。”

宋玉赋“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。”天言高可也，地言高不可也。《后汉杨厚传》：“父统对耳目不明。”目言不明可也，耳言不明不可也。

古字通用，后人草则加草，木则加木，遂相承而不知也。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，棹船之棹。厅者于此听事也，只合作听字，后人以为屋也加广（亘检反），如庭廉之类，今讹遂作厂字。《玉篇》：“厂（呼旦反），者，山石之岩，人可居也。”今礼部韵亦讹也。

突厥畏李靖，徙牙于碛中。牙者，旗也。《东京赋》：竿上以象牙饰之，所以自来识也。太守出有门旗，其遗法也。后人遂以牙为衙，早衙、晚衙，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。或以衙为廨舍，早晚声鼓，谓之衙鼓，报牌谓之衙牌，儿子谓之衙内，皆不知之耳。《唐韵》注：“衙，府也。”是亦讹耳。

钱文载年号，起于元魏敬宗时也，然后来亦不皆载年号。隋末钱币滥薄，至裁皮糊纸为之，民间不胜其敝。至唐武德方行开元通宝钱，六典谓之开通元宝，经八分，重二铢四黍，凡积十钱重一两，轻重大小最为折衷，远近便之。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，弃书回环可读。世俗不知，遂以为开元钱，明皇所铸也。

萧瑶好奉佛，太宗令出家。玄宗开元六年，河南参军郑光阳、丞郭仙舟投匭献诗，敕曰：“观其文理，乃崇道法。于时用不切事情，宜各从所好，罢官度为道士。”如使佞佛者出家，谄道者为道士，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。

后世皆称姚崇、宋为贤相。按《唐史》：崇，开元元年十月相，至四年冬罢，九年秋卒，年七十二。宋，四年冬相，至七年正月罢，二十一年致仕，二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五。崇在位四年，在位二年。崇相玄宗时五十四岁矣，罢时六十岁，又十七年而卒。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。

汉有萧、曹，唐有房、杜、姚、宋。尝考其后世，萧、曹至子皆削封，而萧凡五世绝祀；房乔次子遗爱与公主谋反诛，停玄龄配享；杜如晦次子荷说承乾建大事诛；姚崇长子彝，少子奕，奕子闳为牛仙客幕府，见仙客疾，亟逼仙

客为表荐突为宰相，仙客妻以闻，玄宗怒杖杀闾；宋六子，天宝中，浑、恕、尚俱以赃败，华、衡亦坐贪得罪，广平之风衰焉。

宪宗元和十四年，自凤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师。韩愈以谏逐。十五年有弘志之事。懿宗咸通十四年，迎佛骨于凤翔，谏者以宪宗为戒，懿宗曰：“朕生得见之，死亦无恨。”七月崩，十二月送骨还法门寺。天子迎死骨入禁中，不祥之兆也。

德宗谓陆贄曰：“卿清慎大过。诸道馈送一皆拒绝，恐事情不通，如鞭靴之类，受亦无伤。”贄上疏云：“鞭靴不已，必及金玉。目见可欲，能自窒乎？”吾谓天子令宰相受赂，此德宗之多僻；不受而已，何必上疏，此陆贄之贾直。

德宗刻薄猜忌，固其天资，然尤暴着于他君者，亦由邺侯家传，及陆宣公奏议之所致耳，此饰非拒谏所由生也。故臣之谏君，造膝不使人闻，削稿不使人知，非徒明哲保身而已，亦无使彰于后世也。

唐时回鹘最强盛，武帝时为点戛斯可汗所破，其一支奔天德塞下。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域，亘六十里，不见其后。回鹘及可汗又来惜振武城居之，赖李德裕在朝，随事应接，不为巨患。今匈奴之盛久矣，其势将衰。万一溃突入边郡，则朝廷未有处之之策。此当无事之时，不得不深虑也。

甚哉，宣帝之蔽也。魏谟作相，劝立太子，不答。裴休亦有兹请，宣帝曰：“若建太子，则朕遂为闲人。”崔慎由亦言之，慎由罢相。乃密以夔王滋属中尉王茂玄、枢密使王龟长等，而左中尉王宗实不预焉。宗实迎立郢王，是为懿宗。夫宰相大臣可请不从，又不与计议，乃密以储继付之宦官。夫宦官能立则亦能废之，何其暗于大体也。此宣帝之蔽也。

石晋之时，契丹入寇，胡王死而太后囚。其后人助北汉拒周，诸郡不欲入寇，而虜主强之。燕王述轨因众心所恶，弑虜主而自立焉。南北之限天意也。干纪妄动，其报如此，则可以自惩艾矣。

时异事殊，殆不可晓。贡禹言高祖、文帝、景帝宫女不过十余人。随太子勇谓杨素曰：“公家马数万匹。”汉帝为天子，而宫女十余，何其少也；杨素为人臣，而厩马数万，何其多也。

谓天子为官家，萧梁时已有此语。梁简文《诸子传》：建平王大球见武帝礼佛，谓母曰：“官家尚尔，儿安敢辞。”

今批答云“省表具之”，晋时已有此语。刘颂传诏云：“诸所陈闻具之，知卿乃心为国也。”

今公家文字用仰字，北史时已有此语。《北齐孝昭皇帝纪》：“诏定三恪礼仪体式，亦仰议之。”

俗所谓平善，亦有所出也。《赵飞燕传》：成帝昏夜平善是也。

俗所谓累重，亦有所出也。《前汉西域传》：“屯田轮台，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。”注：累，为妻子家属也。

俗所谓瓜葛，亦有所出也。《后汉礼仪志上陵议注》：“苟先帝有瓜葛之属，男女毕会也。”晋王导与子悦奕棋争道，导笑谓曰：“与子有瓜葛，那得尔耶？”

俗所谓阿谁，三国时已有此语。《庞统传》：“向者之论，阿谁为是。”

俗所谓见钱见谷，汉已用之。《王莽传》：“舍无见谷，王嘉疏。”元帝时外戚费千万者少尔，故水衡少府见钱多也。

工夫或作功字。《魏志王肃传》：“泰极已前，功夫尚大也。”

俗所谓日子，亦有所出。《文选曹公檄吴将枝部曲文》：“年月朔日子。”注：发檄时也。然则日子者，日时也。

俗所谓停待，晋书已有此语也。《愍怀太子传》：陛下停待是也。

俗所谓日许者，尔许也，声之讹也。《启颜录》咏伧人云：“城门尔许高，故自匍匐入。”

俗以仅为劣，《南史王莹传》：莹子实追从兄上岸，盘颈令卒与杖，搏颊乞原，劣得免。

俗呼抽替。《南史殷淑仪传》：孝武帝之贵妃也，有宠而薨，帝思见之，遂为通替棺，欲见辄引替睹尸。

《前汉鲍宣传注》：“持时行夜”。行夜，如今持更是已；持时，如今报时是已。汉官仪黄门持五更夜：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，亦如今五更也。

今所谓蒙教赐之类，《蜀董和传》：诸葛亮为丞相，下教教之说，盖谓此耳。

无状有两解：贾谊自伤为传无状，注：无善状也；《显宗纪》：刺史督察尤无状者，注谓其罪恶尤大，其状无可寄言。

俗言添水。马融《笛赋》曰：“圣哲犹增益也。”

俗言句投，马融《笛赋》“睹法于节奏，察度于句投（徒斗反）。”注：句，犹章句也。

俗呼牝马为课马，出《唐六典》。凡牡四游五课羊，则当年而课之，课为岁课驹犊。

俗以和泥灰为麻刀，出《唐六典》。京兆岁送麦稍三万围，麦越二百车，麻捣二万斤。

文帝七年，令列侯太夫人、夫人无得擅微捕。如淳曰：“列侯之妻称夫人

，列侯死，子复为列侯，乃得太夫人。子不为列侯，不得称也。”然则妇人封号称大者，盖如是耳。

汉家初，十五税一，俭于周十税一也。中间废，至孝惠即位，复十五税一。高后元年诏曰：“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，令议未决而崩，今除之。”中间复此条，故文帝二年五月诏曰：“今法有诽谤妖言之令，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，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，其除之。”然则法令变更无常，自古以然。

《汉书》多言酎，张晏曰：“正月旦作酒，八月成，名曰酎。”酎之言纯也。至武帝时，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，出金助祭，所谓酎金也。师古曰：“酎三重酿，醇酒也，味厚故以荐宗庙。”

武帝之时，作歌者七。元狩元年，行幸雍祠五，获白麟，作《白麟之歌》。元鼎四年，复宝鼎后土祠，马生渥洼水中，作《宝鼎天马之歌》。元封二年，祠泰山，至瓠子临决河，命从臣将军以下负薪塞河防，作《瓠子之歌》。五年冬，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子九嶷，登天柱山，自浔阳浮江，亲射蛟江中获之。舳舻千里，薄枞阳而出利，斩大宛王首，获汗血马来，作《西极天马之歌》。大始三年，行幸东海，获赤雁，作《来雁之歌》。四年，祠神人于交门，若有乡坐拜者，作《交门之歌》。

汉赐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，凡言黄金者，皆与之真金；不言黄金者，一金与万钱也。

陆机云：“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。”《世说》具说载此语，意谓生莼羹在水中者也。后人谬以“千里”、“未下”为地名，可删去“但”字。刘禹锡《历阳诗》：“一钟菰封未，千里水葵羹。”亦陆机之意也。

观刘梦得《祭退之文》，有以知退之之文独步一时也，云：“手转文柄，高视寰海。权衡低昂，瞻我所在。三千余年，声名塞天。”又《祭子厚文》云：“勒石垂后，属于伊人。”此语心服之矣。

右《孔氏杂说》，毅甫记录之文也。三孔文字漫不可得，独此编乃传图之《珩璜论》。渝川丁氏尝板千家，视此为稍略。且珩璜之名未知所出，或谓玉碎者，岂其然乎？旧尝见吴虎臣引其数则以为杂说，兹故因之。淳熙庚子九日，临江假守吴兴沈洗识。